



爱到无人
倾诉

DAO WUREN QINGSU

AI DAO WUREN QINGSU

AI DAO WUREN QINGSU

爱到无人倾诉

陈奕纯◎著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陈奕纯◎著



爱到无人
倾诉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爱到无人倾诉 / 陈奕纯著. —北京: 大众文艺出版社,
2009. 8

ISBN 978-7-80240-422-9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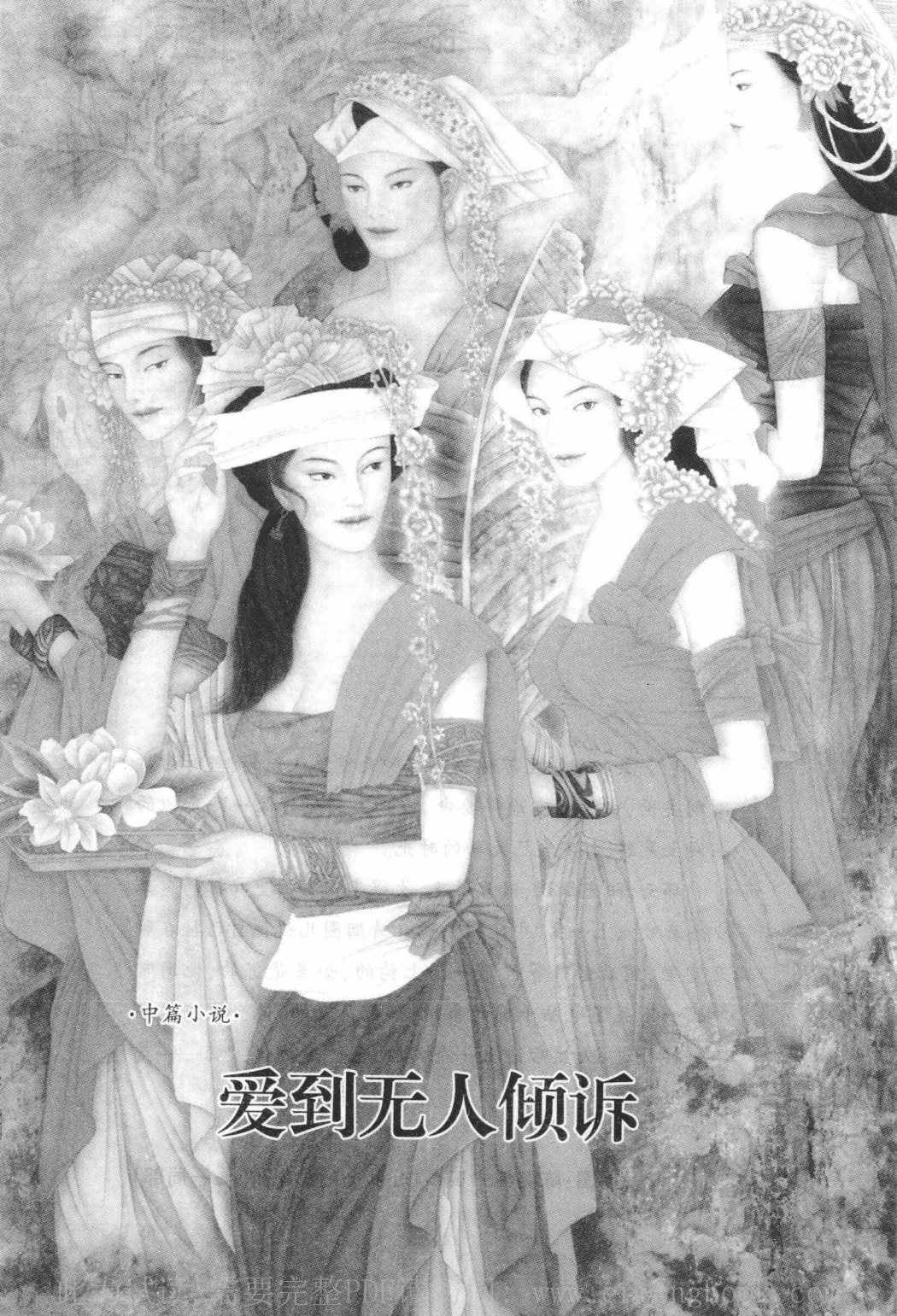
I. 爱… II. 陈… III. 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I 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170055 号

书 名	爱到无人倾诉
作 者	陈奕纯
责任编辑	俞 杰
出版发行	大众文艺出版社 发行部电话 84040746
地 址	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菊儿胡同 7 号 邮编 100009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印 刷	北京东海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	880×1230 毫米 1/32
印 张	8.375
字 数	213 千字
版 次	2009 年 10 月第 1 版 200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定 价	23.00 元

目 录

爱到无人倾诉	001
为什么我总是这样笑着哭	127
蓝	189



·中篇小说·

爱到无人倾诉

李少杰和大学生苏楠楠是在聊天室里认识的,当时灯灯刚刚去世,由于他空虚得要命,就一天到晚好像一条鱼似的在网上晃悠,打发自己无聊的时光。

那天,阳光灿烂,浅风低飞,吹得李少杰心里痒痒的。李少杰喜欢点上一支“中华”烟,边吐着烟圈儿边把自己挂在聊天室里,然后静静等候第一个上钩的,如果是男的,他通常“啪”一下关了电脑干别的事情,如果是女的,他会像狼逮住羊一样扑过去,然后递上一个笑脸,色迷迷地说:“嗨——美女晚上好!”

(插图:陈奕纯中国画《赴歌会的少女们》之一局部)

楔子

你爱过一个人吗？一个女人，中国最有女人味的女人，你爱过吗？

你这些年有过一场爱情吗？一场轰轰烈烈的爱情，一场燃烧得很巨大、甚至能让你活活烧死的爱情吗？

所有这些，我都有过，而且不止碰上一场大火……

我叫李少杰，你听我说——

上 部

—

李少杰放慢了车速,看了看机场地下3层车库有没有空车位,结果还是满满的,他并没有熄灭油门,一边不停地看表,一边心烦意乱地等,等了好长时间了,后来实在怕耽误了接机的时间,就转道去了地下2层。他压根不想去那里,因为地下2层距离美国的威廉博士的国际出港口还有10分钟的路途,不如地下3层来得直接,可是偏偏老天有眼啊!这里不仅有大片大片的空车位,而且就是眼下所停泊的车型,全都是清一色“宝马”、“奔驰”一类的高档车,自己的白色加长“林肯”轿车更显得豪华气派,也算是鹤立鸡群了。刚刚归了位,李少杰一边朝电梯方向跑着一边扭头锁车,左脚刚刚踏进电梯的一刹那,锁车的声音几乎同时响起。

狼狈到了极点。

稳定了一下情绪，李少杰看了看电梯内的其他三个人，一男二女，男的特像周杰伦，不过至少有 60 岁出去了，女的一胖一瘦，胖的看不出她的年龄，一个劲儿地朝着电梯门方向发手机短信，估计地下没有信号老发不出去。瘦的看起来比较养眼，估计是 80 后，狐狸脸，媚眼如丝，高挑美艳，桃红色的低胸装恰到好处地包裹着她丰满的胸，翘翘的臀部在一件蓝色热裤内魅惑无比，一看就让男人想入非非的那一种女人。她左侧的肩头挂了一个小贴身包包，左手还提着一个礼品袋，显得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。

电梯升到二层，胖女人、老周杰伦下去了，80 后仍然面无表情，估计也是奔三楼的国际出港口，李少杰有好几次想主动打破沉静，但话到嘴边又不知道说些什么，准确说是怕自讨没趣，可是他突然又非常后悔，自己再不主动就没有机会了，反正大不了谁也不认识谁，没有必要那么太担心。她甜甜的呼吸扑在他的脸上，他就迷失了方向似的无所适从，他感觉自己忽然像是一个未经世事的处子，一下子慌乱了，笨拙了。对，先问她去哪里？带这么多东西需要不需要他的帮助？在哪里上班？等等吧，李少杰总之精心准备了 8 个问题，都是一副见面熟的小儿科问题，不愁打动不了这个冷冷的 80 后。鼓了好半天勇气，李少杰问，请问同志，你知道现在几点了吗？80 后愣了半天，竟然被李少杰的一个“同志”逗笑了，她盯着他反问，我有那么土吗？还“同志”，晕！李少杰也没有想到自己一开口，竟然来了这么一句，不好意思地说，那我叫你什么？总不至于叫你大姐吧？80 后手一扬说，切！比叫“同志”更土！不过，你说话挺有意思的，像葛优大叔。李少杰脸一正道，我不是葛大叔，我是问你知不知道现在几点了？80

后“哦”了一下，侧腰去找贴身包包里的手机，还没有等她弯下腰去呢，电梯门突然打开了。80后抱歉地冲李少杰笑笑，就没再找手机，直接左拉右提地出电梯了。李少杰忽然对这个80后没有了先前的兴趣，举止间有意和她拉开一些距离，说到底，他和她是不认识的，更不会发展成爱情故事里的一对的。

毕竟是一身简从，李少杰很快走在了80后的前头，大约十几米的样子，80后突然“啊”了一声，声音不大，细若蚊鸣，但李少杰迅速在候机大厅繁杂的声浪当中捕捉到了，一回头，80后的礼品袋破了，袋子里面的“驴打滚”、北京果脯等地方小食品散了一地。80后的眼神里充满了一个小女孩的无助，还略略带了一点点撒娇的成分，仅仅那么二三秒钟，无助和撒娇加在一起，把平日内心坚硬的李少杰炸成了一团团稀泥。

怎么办呢？东西怎么拿啊？80后的声音里明显带了些哭腔，胡乱地整理着。

李少杰蹲在她的身边，心态也被打乱了，好在他应变能力很强，叮嘱80后暂时别离开，自己去想办法。李少杰三步两步来到了行李打包处，提前买了一个空纸箱，推了一个行李车就往回赶，等找到80后的时候，才发现她并没有走太远。两个人手忙脚乱地把小食品装进空纸箱内，放上去她的小包包，推着行李车就向里面走。走着走着，李少杰情不自禁地惊叫了一下，赶紧掏自己的手机查看时间，可是这才发现手机没电了，要命！

几点了？李少杰问她。

9:55! 80后说,有什么要紧事吗?要不,我请你喝一杯咖啡!

哎呀,超过了5分钟!我要接人呢!

太遗憾了,不过真得好好感谢一下你,要不是你今天帮助我……

别客气,我得赶紧接人,失陪了。

好啊好啊——哎呀!

又怎么了?

我接的那一位美国朋友,也超过点了!

吓死我了,你这个丫头啊。我走了。喂,喂喂——

喂喂喂,怎么占线?

你在8号出港口,正在取行李?!太好了太好了,我们马上就要见面了。

喂喂喂,喂喂喂,喂,唉,他那边怎么老占线啊……

二

威廉教授刚刚伸出一只手，正欲和李少杰握手时，自己的手机却不合时宜地响了。威廉颇为遗憾地耸耸肩，右手很漂亮地划了一个弧线，手机便贴在了耳边，然后是一句标准的美式英语：“哈罗！”刚刚听了没有半句话，威廉教授的两眼就惊奇地放射出无限神采，紧接着，他一手推着行李车，一手拉着李少杰就往出港口的电梯方向走，快到近前之际，他干脆挣脱两手，嘴里反复重复着一个英语单词，快步上前抱住了电梯口的一个女孩，一脸的陶醉。

是那个 80 后。

过了好久，威廉教授方才回过神来，慌忙向 80 后介绍面前的李少杰，说他是时下北京最具有市场前瞻眼光的商界骄子，搞得李少杰怪不好意思的。这是我在美国加州大学的学生，威廉说，她叫灯灯，既漂亮又实用！直到李少杰和灯灯都被那个蹩脚的汉语逗笑了，威廉方才醒悟到竟然是自己的汉语表达出了问题，连连说“No”，说“实用”就是夸奖女孩子勤劳能干的意思，是上帝专门派给男人的一个好帮手。突然，威

廉教授把目光转移在李少杰的脸上不动了,说,现在,我就是上帝,我把我们的灯灯交给你做帮手,好不好?李少杰心跳加快,说,灯灯她,同意吗?威廉教授眼神专注,非常坚定地回答道,她同意!李少杰一颗心“啪”地落了下来,说道,我也同意。威廉教授问李少杰,真的吗?李少杰说,真的。威廉教授盯着空荡荡的出港口笑笑,转回头看了李少杰那虔诚的表情,后来再盯着出港口,还是一个劲地傻笑。这一笑,把李少杰内心深处仅存的一点点温暖给笑跑了,再看看灯灯没心没肺的样子,李少杰知道此刻被这个洋鬼子给涮了,于是弯腰取出威廉教授的行李,自己给自己找了个台阶说,我的肚子饿坏了,再不补充蛋白质和脂肪,肚子要闹天下大乱了!威廉教授和灯灯随即附和,三个人急冲冲地进了电梯。

威廉教授是美国著名的食品专家,他的研究成果在美国生物工程领域享有盛誉,特别是最近27年,他一直致力于山区野酸枣基因提取项目的科学研究,在加州大学专门建立了自己的实验室,每年挑选出自己的一两个得意门生参与这项大型的科研项目,使科研攻关和室内教学实验同步进行。灯灯就是威廉教授在加州大学带出来的一名优秀的博士生,说她优秀,就是她不仅在实验中擅长筛选分析许多化学数据,而且善于从实验数据里发现和推理一些假想结果,然后再一路追踪下去,威廉教授把灯灯的这种行为称为冒险,虽然这种冒险常常九死一生、无功而返,但作为一名助手,这样的女学生已经是很难得很难得的了。还有一点,相比与那些孔夫子模样的学生,丰满性感的灯灯无疑是看起来最养眼的,威廉教授与灯灯在一起做实验的时候,灯灯身上散发出来的青春的气味,常常令他产生一种自己20岁时荷尔蒙最旺盛那

一段的恍惚感,所以,当灯灯毕业回国时,威廉教授极力挽留,甚至帮助灯灯悄悄联系了一家全美国最牛的企业,对方许诺给灯灯分房配专车的高待遇,后来令威廉教授遗憾的是,灯灯都拒绝了,执意要回国和上海的男友在一起。一别就是三年,三年当中发生了很多事情,比如威廉教授的结发妻去世、而他的实验照常进行,比如第三者插在灯灯和上海男友的中间、最后自己主动提出出局,比如威廉教授长达三十年的实验终于画上了圆满的句号,还比如灯灯改行当了模特后突然接到威廉教授的合作邀请,一切的一切真的让人感到是那么的始料不及。

威廉教授有一个小巧玲珑的妻子,叫爱丽斯·让,也是加州大学的美术教授,比他整整小了15岁,在教授的眼里,床上的爱丽斯不仅性感,而且极尽缠绵,反反复复没完没了地索取,这叫自己50多岁的男人怎么能吃得消?那时候,爱丽斯在大学附近开了一家画廊,除了经营别人的以外,她自己闲来也涂鸦几笔,画廊效益最牛的时候,爱丽斯干脆辞了职,一个人下海单干,于是精力从威廉教授那里分散了不少,威廉教授刚开始还暗自窃喜,想自己终于可以轻轻松松了,不料后来发生了一件小插曲,威廉教授便再也窃喜不起来了。

威廉教授是在午后来找爱丽斯的,他发现,有了爱丽斯他会感觉到女人的多余和麻烦,但是没了爱丽斯,他的内心竟然是空荡荡的。

七月的午后,碎金一样的阳光在窗前铺散开来,绿意昏睡,燕子低飞,夏蝉在抱着枝头高歌,三五只麻雀像小小的玻璃球似的乱跳,跳着跳着就没了踪迹。这种时刻,威廉教授一般不会来打扰爱妻的,本来打算把一周以来的研究计划提前

做完的,可是天气燥热,人老是进入不了状态,好像有什么事情要发生似的,他只好作罢。走进画廊的正厅,威廉教授有些纳闷,怎么一个人也没有?爱丽斯莫非生病了?即使病了,那她爱丽斯也应该关了画廊才对呀!走进西侧的展厅,威廉教授仍然不见爱丽斯的影子,怎么回事?他摸了摸自己的鼻梁,想返身离开,心却不甘,只得继续往靠里面的卧室房间走。卧室的房门虚掩着,门口脚印凌乱,威廉教授的心脏一个劲地跳得厉害,深呼吸,真的,爱丽斯真的有事情发生了。果真,一些断断续续的呻吟声争先恐后地往威廉教授的耳朵里钻,不要命地钻,身为一个男人他知道这将意味着什么,但如果失去冷静的话,威廉教授更知道自己失去的不仅仅是一个女人。

威廉教授做了一回绅士,倒了两杯白开水,放在正厅的桌子一角,然后做了几次深呼吸,头也不回地走了。

临近黄昏的时候,威廉教授捧来一束百合花来了,他看见阳光依然像碎金一样高贵,爱丽斯垂了头,画笔好像一只红蜻蜓一样翩飞,轻轻盈盈的,寥落的几笔,无序间有序,古色的宣纸上便有了一袭湘竹的情影。

也就是在画就的那一刻,爱丽斯意识到了身后一个男人的存在,吓了一跳。问威廉教授,你来了,怎么也不留下一句话?画廊这个时候很少有人来的,尤其是抬头忽然遇见自己男人恰到好处的笑,爱丽斯越发感觉到心神不在状态。威廉教授耸耸肩,自嘲地反问,是吗?我担心我打扰你们了。怎么样?感觉还快乐吧?爱丽斯没有直接回答,而是捉住威廉教授的一只手臂轻轻柔柔地抚摸,那情景,轻的不能再轻,柔的不能再柔了,真的,时间真的仿佛过去了五百年,一只女人的手

真的让威廉教授仿佛经历了五百年的岁月，威廉教授的眉眼便舒展开了，他轻轻地牵起她的手背，深情地吻了一下，后来便抱住了爱丽斯，说，哦亲爱的，对，对不起……

为了多一点点时间去爱，爱丽斯一直没有生孩子，一直在避孕，身材和胸部从来都保持在少女的模样，一直保持到她得了胃癌去世。

八九月的时候，灯灯便从古老的中国江西远渡重洋，留学在加州大学，一眼就被威廉教授挑上了，同时被挑上的，还有印度男生雅加。最初的一年里，雅加在爱情方面表现出了对灯灯的最大主动，一天一个花样示爱，言谈举止间流露出一一个男生少有的暧昧，灯灯认为“暧昧”这个词应该配在已婚男人身上还凑合，用在未婚的雅加身上压根就是一种浪费，说白了，是因为灯灯就不喜欢皮肤略略有些黧黑的印度男人，而更乐意和威廉教授这样的白种人腻歪在一处。雅加于是又努力了大半年，看看灯灯还是老样子对待自己，终于死了心，干脆把自己的内心世界全部封闭了，不给任何一位女生开放，人一旦死心了，往往对什么事情都没有兴趣，整天吵吵嚷嚷着要回国！话里话外，充满了一种宿命般的绝望和伤感，自然也很快影响到了灯灯和威廉教授。相比灯灯，威廉教授处理的态度更加干脆果断，他当面指出了雅加和灯灯的种种不合适的N个理由，责令雅加死了那份心，写出自我深刻检查，否则便将雅加交给教学部处理。雅加越想越没面子，自然和威廉教授当面顶撞，威廉教授哪肯吃他那一套，果真把雅加交了上去，听说雅加后来不得不改换了别的一个什么专业。

威廉教授终于和自己喜欢的女学生在一起了。直到这

时，威廉教授方才感觉到什么叫度日如年，什么叫一日不见如隔三秋，翻翻日历一算，自己竟然和灯灯还剩下最后的2年半，威廉教授想，他和她的爱情是多么曲折多么传奇啊，他的爱从来没有这么漫长这么痛苦过。细细再想，自己和灯灯的爱情究竟发展到哪一步了呢？灯灯到底是不是像他爱灯灯一样爱对方呢？答案一个个被否定，一个完整的爱情故事最后一点一点删成了一个小小的开头，也就是灯灯有一天成了威廉教授的学生，灯灯和威廉教授在这一年多的时光里合作愉快，师生关系和谐，仅此而已，别的，还有待于看下一步怎么发展。

加州秋天的夜晚突然大雾弥漫，实验室窗外一片白茫茫的。灯灯想起江西的大雾情境，想起自己在大三那年的中秋节晚会，想起第一次被那个帅帅的上海男友邀请跳舞，虽然是自己暗恋已久的男生却假装不认识，不动声色地连续跳了20分钟，想起他们第一次寻欢，灯灯双臂交叉抱胸，脸上荡漾起了一丝一丝的绯红。是啊，一年多过去了，他跟自己除了发发电子邮件写写信，连国际长途电话都得悠着点打，否则上海男友半个月的生活费就打没了。此刻，他在干什么呢？此刻的大上海应该是旭日东升、朝霞满天吧？他会想我吗？灯灯就这么静静地站着，看着霜花渐渐爬满窗玻璃，空守着一场没有快乐的爱情，没有人知道她内心的角落里已经站着一个帅帅的大男孩了，她已经把世界上所有的男人都拒之门外了。

亲爱的灯，你在想什么？不开心吗？威廉教授问。

哦不，不是，我在想一朵霜花的一生呢？灯灯慌忙答道。

霜花的一生？没想到灯灯小姐这么多愁善感。